

# 阅读，这就是幸福

[法属新喀里多尼亚] 尼古拉斯·克托维奇

阅读即悦读，无他。

我这样爱上阅读的：被内容说服，而不受任何干扰。不用仓促地读、带着任务地读，因时间无穷尽：当下读、以后读、明天读、一直读。书不会飞走，倘若真的飞走了，我也会跑去抓它。

往事随风。不过于我而言，阅读仍有疑问：“写作，难道不是颠覆性的吗？”难道它不承担唤醒想象力和疑问的风险吗？难道不是对开拓创新的呼应而呼唤在别处吗？“别处存在。”那样的别处，那个兰波（法国诗人——译注），有谁愿意成为他的同伴呢？寥寥无几。写作，任何形式的写作，如每种艺术一样，都有其自身的不可或缺性，从而使得创造成为可能。在其颠覆进程中，要是给想象以自由，让读者相信前述乐趣、再与他们身心交融，该多好啊！我愿相信那些执著于疑问、梦想、想象力的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对另一个世界有巨大创造力，能

够为读者提供愉悦，为读者分门别类，厘清本质。我愿意相信敢于向读者提供无旅途风险标记的作者们！相信那些敢于冒险与作家肩并肩行走的人们。

那些翻页看书而呼吸无明显起伏的人是无法理解书中的愉悦的！阅读时我们自身和其他人、角色、作者、语句、小世界、大世界会产生共鸣，这种愉悦感独一无二，这就是幸福，就是活着的唯一理由。谁没有在心爱的书前迟疑过一个小时、几个小时，然后就迫不及待地仿佛时间是偷来一般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因为阅读一旦开始，心中就只剩下书中的世界，感觉一切皆有可能，宇宙万物近在咫尺。这每次阅读都仿佛经历了独一无二建筑的建造过程，无法预料又让人惊喜。

无视这种忐忑、无法体会那种沉浸未知世界的兴奋感的人，依然会无视：生活原本不同，但边界开放触手可及。那些忽视无名小辈的人、忽

怀疑。而怀疑则暗示出，一定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在某个地方，并非遥不可及。

阅读之重要性与生活、爱、友谊一样，希望关于这世界的文章能永留人间，唤醒我们的身心。艺术中的所有问题和疑惑的答案都具有确定性，而与之并列的，则是阅读时那种愉悦感的完全不确定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着读者去到时间的边界。艺术和阅读的必然性是短暂的，而这种非常短暂中又存在着永恒，它必定在我们心中铭刻了意料之外的愉悦火花。

阅读仍然是抵达自由的终极愉悦方式之一。千百年来，因其自身群体生活的本能使得人类无法产生任何别的想象，而只会让这种束缚愈加完美，并延伸到其自身发展、成长、拓展。除了城市化的生活，并没有别的发明。现在已经在开发自身方面极致完美。而在这21世纪的精致舞台上，人们不能再无视其他、自顾自地讲出人类发展的话了。

我相信，诗歌、文学像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仍然能够在这奇迹般的时刻给我们创造不同的生活体验，因此，我们也可能窥视到生活本来的样子。

尽管微小、短暂，但我们相信，阅读写作中始终会有思想和喜悦的火花在闪现。

杜海燕 译

# 写作和写作计划

王安忆

以写作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寂寞的劳动。因为它完全在孤独和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我指的不是写作的内容——无疑是在丰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形，还有生动具体的人和事，我说的是劳动的过程。一个人伏在书桌，面对空白的纸张，一杯茶，或许再加一支烟，最后这一件工具在禁烟时代几乎已被取消，然后你就进入冥想，如果以上那些物质性存在都起效果的话。记忆中的现实生活在冥想中换一种形态，仿佛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或者说，换了依据，它们现在只是依据一个人来活动，你，为它们全体作出决定，完成它们的命运。责任重大啊！而且很脆弱。当它们变成文字，从你的纸上移到印刷纸，再复制成数千数万，变为公众的阅读，在此之前，只有你，和它们共存一室，那一室之处，说小，小到一张书桌，大呢，又大到无限，这就是冥想的虚渺了。

就因为是这样孤独的生产，所以我们要有“写作计划”，将写作人从天南地北召集来，聚一聚，聊一聊，至少，让彼此知道，世上有许多共同遭际的人，从总量上说，还不少，境遇就变得开阔了。

2017年6月3日

# 奢侈的、矛盾的

[阿根廷] 玛丽娜·波尔切利

这些文盲却试图靠卖书为生，这听起来几乎是荒唐可笑的。更不用说那些试图靠在杂志或报纸上发表文章和评论为生的人了。确实，鲁迅曾说过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有多么的困难，不过他也谈到了写作的重要性和保持写作的必要性。对拉丁美洲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人们对脑力工作完全缺乏认知的不利环境下，坚持认真写作可能是真正的泰坦尼克似的壮举。为此，我发现艺术驻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值得开展的项目之一。幸运的是，我设法获得在墨西哥和加拿大（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的驻留写作机会，这两个地方都提供了同样的益处。驻留提供的住宿条件意味着写作可以顺利地进行，稳定的经济可以让我专注于写作，同时我也获得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与他人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机会。

矛盾的是，200年前拉丁美洲的独立意味着西班牙语将成为贯穿整个大陆的主要语言，然而，一大堆原始的土著表达、非洲词汇和混合术语都渗透到西班牙语中，变成了官方的、权威的语言。因此，像“che”（意思是“人”，出自马普切），“mate”（意思是“茶”，源自瓜拉尼），以及术语“quilombo milonga”（源自非洲）等都在西班牙语中并存。

在国外（艺术驻留的情况下），当实践和语言形成对比时，自身的语言就变得尖锐并且凸显出来。特别是，每个作家都拥有他们自身的语言，并且使用他们自身的语言。我们的口头语言体现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对人生的展望，它定义了我们的拉丁美洲。我们的口头语言既没有受到西班牙语的控制，也没有被语法化。我们通过肢体和文字相结合的说话方式来表达自己，同时我们也根据生活经历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口头语言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保护。

总而言之，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所表达的对话以及对旅行的认知维度是这次艺术驻留的关键。本次驻留除了能观察和接触当地的文化，同时也一个与当地文化交流，认识并理解它的特性的机会。

陈奕樟 译



二十九种定位  
(书面综合材料)  
「列支敦士登」  
弗拉多·弗拉涅维奇

筆  
文

2017“上海写作计划”专版（上）

# 是旅行，更是冒险

[以色列] 加利特·达汉·卡利巴克

Shulamit Hareven 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曾说一位艺术家应该至少熟悉一种与他的技能无关的艺术。

我相信 Hareven 女士的意思是作家要更新其作品的观点。

自称手工艺人的我认为写作过程就像是在我的工具棚里，如果还要精确一点，那就是在我的写字台上添加一种工具。

我觉得大部分作家和我一样，认为语言不是人们相互了解和分享信息的唯一途径或方法，相对于语言来说，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告诉人们的是，这个故事会“怎样”的而不仅仅是这个故事是“什么”。如果

手艺人，比如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使用太多形容词或描述的话，那么这部作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有时，作家需要像音乐家那样，音乐家知道什么时候用连奏，什么时候用断奏，而作家也需要知道什么时候用直叙，什么时候用描述。

因此，作家对文字的运用可以创造意境。有时一句不完整的语句反而会给人造成一种紧迫感，诸如此类。

Hareven 女士还说过“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的确，我们不能在没有参考界限的情况下讨论写作过程，因为首先，具体地说，写作过程涉及界限。我们离开自

己熟悉的环境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未知的语言。这不像游客使用的诸如“打扰了，请问长城怎么走”和“你能推荐几家本地的餐厅吗”这样简单的语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不同的信仰、观点、态度、思想、迷信等等逐渐显露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难道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和情节吗？

我将写作视为一场旅行。从古至今我们见识了许多旅行，比如奥德赛，亚伯拉罕向乐土迁移，又比如最近马克·吐温写的“圣地之旅”，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由他旅程中的所见所闻

转化而来。

就像我开始时说的那样，我认为写作过程中作家对世界认知的不断更新能赋予她更深层次的创作和写作。至于我的作品，每本书都像是一场旅行：有时住宿办理很顺利；有时行李箱会出问题；有时是路途，或者说情节，会不按计划发展，所以每次旅行之后，原来的我们都不复存在。

写作过程就像是一张机票，你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旅程会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你会收获什么。而这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必须做到的：去影响，去改变。虽然这不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写作项目，我曾有幸被以色列的福尔布莱特委员会选中去参加在爱荷华州举办的国际写作项目，但我还是等不及要参加上海的写作项目了。当乘务员“女士们，先生们，请系好安全带”的广播响起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飞机，因为一场伟大而激动人心的冒险正等待着我。如果写作的过程不是冒险，那还会是什么呢？

陈奕樟 译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

# 两种语言的徘徊

〔印度〕塔考姆·珀伊·拉吉夫

“你为什么写作？”“你怎样写作？”“你为谁写作？”每当我参加一个文学项目、一场读书会、一个研讨会、一次文学方面答疑解惑的座谈会、或者只是一个志趣相投的人的非正式聚会时都会有人问我这些问题。

这常常让我感到困惑，因为这些问题从未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我出生在印度一个偏远的村庄并且在那里长大，村庄位于印度南部半岛的喀拉拉邦，三面环西高止山，西临阿拉伯海。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我觉得很幸运，因为我的灵感都来自故乡深厚的土壤和高耸的树木。

我觉得应该用类似自传体的形式来记录下我参加过的各种写作项目和文学节，正是它们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加深了我对文学范畴的理解，也对文化的影响范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因为非常害怕孤独，我养成了和自己说话的习惯。不仅对自己说，对树木、动物、鸟类说，有时也对鬼魂和神说，那时他们是我的伙伴。这些对话最终演变成了我的作品，既有诗歌也有散文。我在写作中试图表达出那些在生活中难以解释的东西，内在的和不相关的东西。

大约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用我的母语马拉雅拉姆语写作，出版了四本诗集，但现在我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地方语言在向读者群体传播时的局限性。于是，我开始尝试用两种语言写作，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对我来说，马拉雅拉姆语是我的母语，而英语是印度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一种语言。

就我的经验来说，双语写作既是一个原创的过程又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原本我是一个马拉雅拉姆语作家，但是有时我无法用马拉雅拉姆语来准确地表达我在城市中的经历或我对世界的看法，因为马拉雅拉姆语诗歌般的话语无法描述这样的经历或是看法。一种语言如果不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更新，那它就起不到准确表达客观真实想法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求助于英语。然而，在用英语写作的过程中，我会下意识地使用马拉雅拉姆语，反之亦然，这种令人费解的情况使我最终失去了灵感。我认为这是两种语言的问题：你徘徊在失去自我和获得新生的边缘地带。

也许是双语作家的身份使我得以参加“写作项目”，同时“写作项目”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也为我提供了与其他语种作家会面和交流的机会，比如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克罗地亚语、俄语和汉语等。

因此，我敢肯定我任何所有的国际视野和审美理解全得益于这些写作项目，它们让我超越了原有的地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对此我深表感激。写作计划不但拓展了作家们的视野，加深了他们的根基，培养了他们的创作能力，还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能力。

作家也被称为永久的旅行者。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类似于穿越未知的土地、文化和时代的经历。

“写作计划”给作家们带来了机遇。如果我没有机会参与到爱荷华州（美国）、贝拉吉奥（意大利）、哈德逊（美国）、斯特拉拉加（马其顿）、特拉维夫（以色列）、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的国际写作计划中，我就无法在我的诗“Vasco da Gama”中写下以下几行：

我曾扬帆的港口  
如今已不复存在  
花岗岩铺就的灰色小巷  
散发着腌萝卜味的老街  
高耸的拱门向他们敞开  
绵延的装饰  
身后午夜的音乐和舞蹈  
我曾祈祷的寺庙  
也许已成了墓地

我的祈祷像仙人掌般生长  
我的神不再理解我的悲伤  
我的孩子是无名之国的孤儿  
他们眼眸深邃

深到足以将我淹没

我必须开启另一次航行  
去寻找我的祖国  
我不畏惧鲨鱼和海盗  
我不惧怕海浪和海鬼  
我的指南针永不出错  
我的船从不撞上礁石

但我不能忍受  
那颗孤独的星星始终跟随我  
蜡烛不会熄灭  
桅杆不会倒下  
船帆不会落下  
寂静的海水聚集在底部

当我跨入  
沙粒像处女一样上升  
海水融入我的血液  
夜锚抛进我的肉体  
欲望的骑兵  
蒙上眼睛  
走过深不见底的沼泽

我从未登上  
那个我在寻找的大陆

我是一个水手  
死于一场没有发生的海难  
更愿意相信还未出生

在半岛的两端  
历史没有标记  
完全的  
不存在于生活  
我留下  
数不清的沉船残骸

没有人知道

（陈奕樟 译）